

[美] 戴维·吉·哈特威尔 编

1995年
美国最佳
科幻
小说集

远方出版社

1995年 - 1996年

1995年

美國最佳

科幻

小說集

1995

期

名

还期

I712.5
3

I712
34P

★ 幻 ★ 总小 ★ 说 ★ 集

责任编辑:赵志忠

封面设计:珂 珂

The Year's Best SF

Copyright© 1996 by David G. Hartwell(editor)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1996 by Yuan Fang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Inc.

Copyright licensed by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博达著作权代理公司(国际)

ALL RIGHTS RESERVED

一九九五年美国最佳科幻小说集

戴维·吉·哈特威尔 著

张 玲 黄勇 译

傅雪莎 田蓓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15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朝阳东方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5 字数:300千

1997年1月第1版 1997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ISBN7—80595—280—9/I·124 定价:19.80元

译者序

你曾经掉进过一个黑洞吗？你曾看到过火山吞没洛杉矶吗？被放逐到冥王星上去过吗？

你敢用一种超级细菌感染自己吗？你敢回到一个成为了废墟的地球上旅游吗？你敢与那些试图毁灭我们太阳的外星人战斗吗？

你准备好穿越一个虫洞吗，直到无限？

在本书中你将经历所有这些经历。本书是美国一年一度的最佳科幻小说集。一个个超越了时间和空间限制的故事。每读完一个，你都将发现我们本来那么熟悉的世界，多少有点不那么熟悉了。

不光是我们的物质世界，还有我们的精神世界。你能进入一个女孩成年后的世界；你也能感受到一段两个外星人之间的真挚爱情，并为这段爱情的结局所深深打动；你还能通过作者幽默的笔调，看到在那张人类与外星人的关系网背后所隐含着的深刻的社会意义。

在你感到新奇的同时，你还能思考。

过去几十年中，美国每年都会有一到几本年度最佳科幻小说集出版。但在著名编辑特利·卡尔和唐纳德·A·马尔海姆去世以后，就出现了一段明显的空白。这本由戴维·吉·哈特威尔编辑，于一九九六年由哈伯·普里斯姆出版的《美国最佳科幻小说集》正好就填补了这个空白。因此，我们把它译出来，以飨读者。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译者

一九九六·十

目 录

译者序

一、外星人来的那一天

罗伯特·希克莱 (1)

二、看不见的世界奇观

帕特利西亚·A·麦克利普 (19)

三、岩浆城的酷热日子

罗伯特·斯尔维伯格 (35)

四、蜘蛛

史蒂芬·巴克斯特 (91)

五、深井中的一条虫

格瑞戈罗·本福特 (115)

六、卸除的午夜

威廉姆·布朗宁·斯宾塞 (149)

七、致白色山丘

约·哈德曼 (185)

八、成年于喀哈德

乌苏拉·K·勒恩 (239)

九、杰瑞米·巴克的三次下降

罗杰·泽拉尼 (263)

十、进化

南希·克蕾丝 (275)

十一、象恐龙一样思考

詹姆斯·帕特利克·克利 (309)

十二、细菌

琼·斯龙克泽威克斯.....	(337)
十三、金字神塔	
吉纳·沃尔夫.....	(355)

目 录

乳香

天一限出来人星长,一

(1)	 某凉香·林卦罗	
	 厥香果出内见不香,二	
(10)	 善陈凉表·A·亚西陈林前	
	 干日燕酒出製聚皆,三	
(20)	 善陈陈水准·林卦罗	
	 丝麻,四	
(10)	 林准凉巴·英萃女	
	 史杀一内中共聚,正	
(110)	 林前本·罗头御崇	
	 奇干内斜晒,六	
(140)	 凉凉凉·宁陈市·微凉凉	
	 丑山内白凝,十	
(180)	 夏陈香·内	
	 瓢合香干平凉,八	
(230)	 恩凉·K·林萃喜	
	 朝干为三内凉巴·米微杰,九	
(300)	 夏陈萃·杰罗	
	 小抵,十	
(350)	 丝蓄凉·陈南	
	 善恩并一凉陈凉,十一	
(300)	 陈凉·凉陈林前·微凉凉	
	 陈凉,二十	

罗伯特·希克莱的声誉主要建立在他将那些古怪的、破坏性的、恐怖性的短篇科幻小说的基础上，从金恩莱·阿波斯和J·G·巴纳德，到他与之使用的罗杰·泽拉泽利，对这些作品都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作为对某些共同的和现实的自然问题的一个讽刺性的

外星人来的那一天

罗伯特·希克莱在这点上是对的。五十年代中，《银河系》使希克莱开始作为一个第一流的作家而突出起来，六十年代他成了一个小说家，现在仍然（但过份频繁的）出版一些被公认为是使人烦恼的，但值得注意的，且时髦的。典型的《银河系》的风格写成，是一本优秀的短篇小说集《新传奇》的另一篇。

罗伯特·希克莱

某天，一个男人走到我们的门前。他看上去并不完全象一个人，尽管他确实是以两只脚在走路。他的脸有点不大对，好象它先是在一个火炉中融化掉，然后又急促地冻结而成。后来我才知道，在一群被叫做西勒斯特的外星人中，这种表情十分普遍，并且被他们看作是一个特别美丽的表情，“融化的表情”，他们这样称呼它，而在他们的选美比赛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我听说你是个作家。”他说。

“我说是的。为什么要对这样一个东西撒谎呢？”

“难道这不是一种幸运吗？”他说。“我是个买故事的人。”

“当然是。”我说。

“你有些故事想卖吗？”

他非常坦率，我决定也同样如此。

罗伯特·希克莱的声誉主要建立在他的那些古怪的、破坏性的、挖苦性的短篇科幻小说的质量基础上，从金思莱·阿米斯和J·G·巴拿德，到他与之使用的罗杰·泽拉泽利，对这些作品都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作为对某些共同的和现实的自然问题的一个讽刺性的探索者，他与菲利浦·K·迪克和库特·沃勒古特在这点上等价的。五十年代中，《银河系》使希克莱开始作为一个第一流的作家而突出起来，六十年代他成了一个小说家，现在仍然(但过份稀罕地)出版一些被认为是使人烦恼的、但值得注意的、且时髦的科幻小说。这个故事以他典型的《银河系》的风格写成，是一本优秀的选集《新传奇》中的另一篇。

1.

某天，一个男人走到我的门前。他看上去并不完全象一个人，尽管他确实是以两只脚在走路。他的脸有点不太对，好象它先是在一个火炉中融化掉，然后又仓促地冻结而成。后来我才知道，在一群被叫做西勒斯特的外星人中，这种表情十分普遍，并且被他们看作是一个特别美丽的表情。“融化的表情”，他们这样称呼它，而在他们的选美比赛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我听说你是个作家。”他说。

我说是的。为什么要对这样的一个东西撒谎呢？

“难道这不是一种幸运吗？”他说，“我是个买故事的人。”

“当然是。”我说。

“你有些故事想卖吗？”

他非常坦率。我决定也同样如此。

“是的，”我说，“我有。”

“好。”他说，“我对此非常高兴。对我而言，这是个陌生的城市，并开始认为它也是最让人不安的城市。不同的风俗习惯，全都是这样。我一来到这儿，就对自己说‘旅行是美妙的，可我到哪儿去找一个人卖给我故事呢？’”

“这确定是个问题。”我承认道。

“那么，”他说，“我们就直接了当些吧，因为还有许多事要做。我希望以一个一万字的中篇小说开始。”

“你会得到它的。”我告诉他，“你什么时候要？”

“这个星期末。”

“我们现在正谈论的东西用金钱的话来说是多少，如果你原谅这种表达的话？”

“一个一万字的中篇小说。我将支付你一千美元。我被告知，对一个在地球上的这一地区的作家而言，这是标准的支付。这儿是地球，不是吗？”

“是地球，而且你的一千美元也是可接受的。请告诉我我希望我写些什么。”

“我把这全交托给你。毕竟，你是个作家。”

“非常正确我是个作家。”我说，“那么，你并不在意它是关于什么内容的？”

“一点也不在意。毕竟，我不会读它。”

“有道理，”我说，“为什么你应该在意呢？”

我并不想跟着这一系列询问再深入下去。我假设某个人将要读它，这对一个中篇小说而言是经常发生的事情。

“你眼下正在购买的是什么权利？”我问。因为对这些东西表现出专业性是很重要的。

“西勒斯特的第一和第二版。”他说，“并且当然，我拥有西勒

斯特的电影版权，尽管如果我能改编成电影销售我将支付你百分之五十的净利润。”

“这可能吗？”我问。

“很难说，”他说，“尽我们所关心的是，地球是一个新文学的领域。”

“在这种情况下，让我们把分成比例改为六十一四十。”

“我不会争论，”他说，“不在这个时候。稍后你可能发现我非常难对付。谁知道我会象什么？对我而言，这是个完全的新牛肉香肠。”

我没有理这点。在英语中的一个偶然的小错误并不会使一个外星人成为一个无知的人。

2

一个星期后我完成了我的故事，并把它带到在主干道上的老式 MGM 大楼中的西勒斯特办公室去。我把故事递给他，他边读边示意我在一个座位上坐下。

“很不错，”过了一会他说，“我非常喜欢它。”

“噢，很好。”我说。

“但我想作一些改动。”

“噢。”我说，“你脑子里有些什么特别的东西？”

“喔，”西勒斯特说，“你这儿的这个人物，艾利斯。”

“是的，艾利斯。”我说，尽管我完全不记得在故事中写了一个艾利斯。他可能是在指阿尔萨斯，法国的一个省吗？我决定不理他。

“现在，这个艾利斯，”他说，“她象一个小国家那么大，对吗？”

他显然是在指阿尔萨斯，法国的一个省，但我现在已错过了能纠正他的那个时候了。“是的，”我说，“是这样，只是大约一个小国家那么大。”

“好，那么，”他说，“为什么你不让艾利斯爱上一个更大的象椒盐卷饼那种国家呢？”

“象什么？”我说。

“一个椒盐卷饼，”他说，“在西勒斯特的流行文学作品中，它是个经常使用的形象。西勒斯特人喜欢读这种东西。”

“他们是吗？”我说。

“是的，”他说，“西勒斯特人喜欢把人们想象成椒盐卷饼的形状。你把这点插进去，这会使小说更栩栩如生。”

“栩栩如生。”我说。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

“是的，”他说，“因为我们必须考虑到电影的可能性。”

“是的，当然。”我记起了我有百分之六十的分成。

“现在，为了你这个故事的电影剧本，我认为我们应该把情节安排在一天中的另外的时间里。”

我努力想起我把一天中的哪个时间安到了故事里。在我看来我根本没有指定任何特殊的时间。我提到了这点。

“是这样的，”他说，“他并没有指定任何特殊的时间。但你暗示了黄昏。你语言的模糊不清的声音使我确信你是在谈论黄昏。”

“是的，好吧，”我说，“黄昏基调。”

“取一个好书名。”他说。

“是的。”我说，恨得要命。

“黄昏基调。”嘴里到处滚动着这个词，“你可以这样称呼它，但我认为实际上你应该用一种白天的模式来写它。为了一种反语。”

“是的，我明白你的意思。”我说。

“那么，为什么不用你的计算机把它再处理一遍并再把它传给我呢？”

3

我回到家时，理碧正在洗碟子，看上去非常驯服柔顺。我应该提一下，理碧是一个中等身材的金发碧眼的人，带着那种成为格霍提奇外星人特征的被烦恼似的表情。从寝室里传出一些特殊的声音。我向理碧作出一个探询的表情，她向寝室翻了一下她的眼睛，并耸了耸肩。我走进去，看到那儿有两个人。我没说一名话，又回到厨房，冲着理碧：“他们是谁？”

“他们告诉我他们是拜尔森俩口子。”

“外星人？”

她点点头：“但不是我这种外星人。他们对我而言是外星人，正如他们对你而言是外星人一样。”

这是我第一次完全懂得了外星人相互之间也可能是外星人。

“他们在这干什么？”我问。

“他们没说。”理碧说。

我回到寝室。拜尔森先生正坐在我的扶手椅中读一份晚报。他大约三到四英尺高，有一头橙色的头发。拜尔森夫人也是同样的大小和同样的橙色头发，正在编织某种交替着橙色和绿色的东西。我一回到房间，拜尔森先生就急忙从我的椅子中站起来。

“外星人？”我说，并在椅子中坐下。

“是的。”拜尔森说道，“我们来自卡佩拉。”

“你们在我这儿干什么？”

“他们说这没关系。”

“谁说的？”

拜尔森耸耸肩，看上去毫无表情。我已开始非常习惯于这种表情了。

“但这是我的地方。”我向他们指出。

“当然它是你的，”拜尔森说道，“没有人在为这点争论。但你会吝啬给我们一点点居住的空间吗？我们并不很大。”

“但为什么要在我的地方？为什么不是在别的某个人那儿？”

“我们只是不知怎么飘流到了这儿并喜欢上了它。”拜尔森说，“我们现在已把它当成家了。”

“其它某个地方也可以感觉象家一样。”

“也许是，也许不是。我们希望留在这儿。看看，为什么你不能只是把我们当成寄生虫，或者墙纸上的褐色斑点？我们只是有些依恋这儿。这正是卡佩拉人会做的事。我们不会碍事的。”

4

我和理碧并不太想要他们，但看起来也没什么不可抗拒的原因让他们离开。我的意思是，毕竟，他们已经在这儿了。并且他们也是对的，他们真的没有碍事。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比某些我们后来将要认识的同住在一套公寓房间里的外星人要好得多。

实际上，我和理碧不久希望拜尔森俩口子能稍微更引人注目一点，并在家里给予一点帮助。或者至少照看一下东西。尤其在那些小偷们闯进来的那天。

我和理碧都出去了。以我理解它的方式来看拜尔森俩口子没有做一件事去制止他们。没有报警或其它任何事情。只是看

着,当小偷们在这个地方闲逛时,他们行动迟缓,因为他们是如此超重,来自于巴那德星球的肥胖的外星人小偷。他们拿走了所有的安娜古老银器。他们是巴那德的银器小偷,他们的传说流传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是他们告诉拜尔森俩口子的话,当他们抢劫我们时,拜尔森先生正在做他的眼睑体操,好象根本没什么事正在发生一样。

5

一切都是这样开始的,我在纽约麦克都格尔大街上的弗兰哥酒吧碰到了理碧。在此之前我已看到过几个外星人,当然,在第五大街上买东西或在洛克菲勒中心看冰上芭蕾。但这是我第一次事实上跟一个外星人说话。我询问它的性别并知道了理碧是格霍提奇性别。这听上去是个很有趣的性别名称,尤其对某个象我一样正努力超越那种男性—女性二分法的人而言。在我和理碧已同意她基本上是一个“她”之后,我认为和一个格霍提奇性别的人结成配偶会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后来我在“大红”教堂里和汉林神父核对了一下。他说以教会的眼光看这没什么不妥,尽管他本人并不太赞成这种事。我和理碧成了最早的外星人和人类的婚姻之一。

我们搬到了我在西部村庄里的房子里。开始时在那周围你并没看到多少外星人,但不久其他外星人种就出现了,并且他们中不少人就搬到了我们的隔壁。

不管他们来自于哪儿,所有的外星人都应该到警察局和负责祭祀控制的地方当局那儿去登记。然而,几乎没有谁为此费心劳神。对此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警察和市政府当局在追踪他们自己的人类方面都有太多的困难。

平时我为西勒斯特市场写一些故事，我和理碧与我们的房客相处宁静。拜尔森俩口子都是安静的人且他们帮助支付一部分房租。他们是那种并不过份焦虑的悠闲轻松的外星人；不象理碧，她对每件事都担心个没完。

开始时我还喜欢拜尔森俩口子的生活方式，认为他们非常轻松悠闲和超然淡泊。但后来我改变了我的看法，就在那天小偷们偷走他们最小的孩子，小克鲁德·拜尔森。

我本该提起拜尔森俩口子有了一个孩子，就在搬来和我们一起住后不久。或者也许他们把孩子留在别的某个地方，在接管了我们多余的寝室后再把他接了过来。我们真的永远也弄不清楚这些外星人来自于哪儿，而他们的婴儿对我们而言也完全是个不可思议的东西。

以拜尔森俩口子描述它的情况来看，小克鲁德的绑架过程是非常简单和直接的。它就是“再见，克鲁德，”“再见，爸爸。”当我们问他们怎么能这样做时，他们说：“噢，这完全没什么关系。我的意思是，它正是我们所希望的。我们拜尔森一家就正是以这种方式旅游的。某人偷走我们的孩子。”

好吧，我没再理这事了。对这样一种人你又能做些什么呢？他们怎么能容忍小克鲁德被作为一个巴那德的银器小偷抚养大？一天是一种人，另一天又是另一种人。某些外星人就是没有种族的骄傲。我的意思是，这完全是疯狂的。